

【生活直击】

南瓜为什么叫金瓜

□常跃强

瓜菜虽是吃物,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叫法。比如我们常说的南瓜,在我们家乡叫做金瓜。

从前,我们村子里几乎家家种金瓜。我们那里种的金瓜一般都不搭架,大多是种在田里,让瓜蔓在地上爬。金瓜产量高。人们从夏天瓜很嫩的时候就摘着吃,一直摘到秋天瓜拉秧的时候。瓜嫩的时候,可以当菜炒着吃,也可以煮成金瓜汤。金瓜花也好吃。清晨,黄黄的金瓜花带露盛开,这时候掐下来,可以做成“面辣子”当菜吃。当然,金瓜最好吃的时候还是要等到秋天,秋天瓜成熟了,可以做成金瓜饭。

写到这里,我眼前幻化出一幅图画:傍晚,村子里的炊烟息了,一个个孩子就从家里端出一碗金瓜饭来。黄澄澄的金瓜饭又香又甜,大肚子的孩子们“呼噜噜”喝得山响。这时候我站在旁边,常常馋得流口水。

有一回我问娘:为什么咱家不种金瓜呢?

娘叹一口气:咱家没劳力呀!

是啊,那时候我祖父和我父亲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就只有奶奶和娘带着我和两个妹妹过日子。单靠我们是种不成金瓜的。

前些年我得了糖尿病,当医生拿着化验单,告诉我结果的时候,吓得我眼前漆黑一团,好像到

了世界的末日。从那以后我老实了,老老实实地按时服药。后来我买了一本治疗糖尿病的书,一有空闲就翻翻,增加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其中说到金瓜能降糖,这使我眼前一亮,心中闪现出一道曙光!想:少年时想吃金瓜而不可得,现在正好补补少年时的不足。况我体胖,且又馋甜,金瓜正适合我!

于是就去市场上买金瓜。前几年金瓜很便宜。有时候一块钱2斤,有时候4毛钱一斤。我想,尽管我不富裕,但吃金瓜还是吃得起的。有时候我一买就买几十斤,让卖金瓜的小姑娘笑得十分灿烂。

我对金瓜的认识,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我好看那种长长的金瓜,因为我老家种的就是这种瓜。后来有一个老人告诉我,那种扁圆的金瓜降糖降得更好,也更好吃。我买回家一尝,可不,“板栗瓜”真面!

我妻子经常给我做金瓜饭。把金瓜切成块,然后和薏米、燕麦片、江米、绿豆一起熬,熬呀熬,熬得稠稠的,黏黏的,掀开锅就闻见一股金瓜饭的饭香。这种金瓜饭既解馋又能填饱肚子,

我常常一喝就喝两碗。喝了几个月的金瓜饭,只觉得脚下有劲,握拳有力,眼睛也明亮了。有一次我出差到一个县里去,遇到一位老朋友,见面他就端详我,末了感叹一声:哎呀老大哥,上次你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这次过来了!我就笑了,说:这是喝金瓜饭喝的!

可心中仍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老家那地方把南瓜叫做金瓜呢?近日从一位老人那里听来了这样一个民间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也把金瓜叫南瓜。后来有一年发大水,人都淹死了,末了只剩下了两个人,共同爬到了一棵树上。一个人从家里抱出来了一个南瓜,另一个人从家里拿了一个金元宝。大水老是不退,那个抱了南瓜的,饿了就啃南瓜,可是那个抱着金元宝的,拿着金元宝照样挨饿。抱金元宝的人要拿金元宝换另一个人

的南瓜,一开始,拿南瓜的人不跟他换,可是金元宝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那个抱南瓜的人狠了狠心到底还是跟他换了。最后,当大水退了时,那个抱着金元宝的人饿死了,另一个人却凭着那个南瓜活了下来。所以,从那以后咱这儿就把南瓜改名为金瓜了……

这个故事富有哲理,我听了很受启发,我紧握住讲故事的老人的手,连声说:“谢谢你老人家!”老人却说:这不值什么……万事万物都有个理,就看你怎么看了!



□鲁先圣

【他山之石】

面包里的金币

法国历史上最大的面包经营商杰瑞不仅仅产业遍布欧洲,而且以热心慈善事业著名。在二战最困难的岁月里,他的家族把价值数千万法国克朗的面包无偿捐献给饥饿中的平民和军队,被戴高乐将军称为“面包慈善家”。

二战结束以后,杰瑞获得了法国国家贡献奖章。在颁奖仪式上,当记者要他谈自己的获奖感受的时候,他说,获得这个奖的不应该他,而是他家所在小镇上的面包师密特朗先生。现在,密特朗先生已经过世了,但是,他要在明天专门去密特朗先生的墓地,把这枚奖章敬献在他的墓前,向他表达自己的尊敬。

杰瑞以充满崇敬的语调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童年的经历。在他12岁的那一年,他的故乡发生了大饥荒,很多人因为家里断粮而饿死了。这个时候,镇上唯一的面包师密特朗先生站了出来,他把镇上最穷人家的25个孩子全部叫到了自己的面包店里。他让工人端

来一只盛了25块面包的筐子放到孩子们面前。他告诉孩子们,从今天开始,孩子们每天这个时候都可以到这里来拿一块面包吃,直到饥荒结束。

这25个孩子中,有的孩子已经两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大家都饿极了,还没有等密特朗先生讲完,很多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去筐子里抢面包了。面包有大有小,一个人只有一块,很多孩子自然去挑大一些的,甚至因为抢大一些的面包,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不快。

当时,杰瑞也是25个穷困孩子中的一个,他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去争抢,而是等密特朗先生讲完话以后才走到筐子面前。自然,筐子里剩下的,是最小的一块面包。

密特朗先生问他:你为什么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去抢呢?

杰瑞说:密特朗先生,能得到您施舍的面包就很幸运了,怎么还能无理地去抢呢?再说,总有人要得到最小的一块。

更令密特朗先生吃惊的是,

其他孩子抢完面包,没有一个人向他告别或者向他说声感谢,当场把面包吃完,都走了。杰瑞却主动来到他面前说:谢谢你,密特朗先生。然后,杰瑞把面包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回家了。

这引起了密特朗先生的注意,密特朗先生猜想,杰瑞一定是把面包带回家同家人一起吃。

第二天,依然是这样,杰瑞最后拿了一块最小的面包,然后拿回家了。

密特朗先生始终关注着,连续五天,都是一个样子,到了面包师端来筐子的时候,杰瑞站在一旁看着大家争抢完,自己最后拿着最小的一块面包回家。

密特朗先生来到杰瑞的家里,发现杰瑞的奶奶病了,杰瑞每天把面包带回家,分一半给奶奶吃。

第七天,杰瑞与前几天一样拿了最小的一块面包回家,这块面包甚至比前几天的更小,只有正常面包的一半大。可是,当杰瑞掰开面包给奶奶时,奇迹出现了,

面包中有一块金币!要知道,在当时,一块金币足以开一个面包店了。

杰瑞对奶奶说,一定是密特朗先生不小心把金币掉在面包里了,应该给密特朗先生送回去。奶奶完全赞成孙子的做法,鼓励他马上送回去。

杰瑞来到密特朗先生家的时候,密特朗先生正坐在院子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见杰瑞来了,他笑眯眯地站起来对杰瑞说:孩子,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回去告诉你的奶奶,这块金币是对你的奖赏,你回去同家里的人一起也开一家面包店吧。

杰瑞的事业就这样起步了,密特朗先生不仅给了他最初的起步资金,而且专门派面包师向他传授技术。当杰瑞26岁的时候,他的面包店已经开遍法国和欧洲,成为欧洲最大的面包经营商。

杰瑞的故事讲完了,人们将热烈的掌声送给杰瑞,当然,也是送给密特朗先生。

【风过留痕】

愿你在天堂依然拥有一片“绿化树”

□高英

那一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大哥低沉的声音: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张贤亮今天下午去世了……

大哥说,他今年七月中旬因事赴银川,拨打张贤亮的手机,无人接听,之后也没有回拨。大哥就觉得奇怪,这太不像张贤亮的风格了。但因事忙,没有再打。就在前几日,大哥惦念老友,又一次拨打他的电话,过了好久才有人接听,是他的保姆,向大哥述说了他的病情——那时,他已经用上了氧气机,电话铃响,他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久久沉默后,才示意保姆接听……

大哥本想赶去看望,却接到噩耗……

此时此刻,三年前见到张贤亮的一幕幕,又出现在我眼前。

2011年4月,长兄高平八十大寿,我们兄妹几个分别从济南和南京前往兰州贺寿。那天正值张贤亮约大哥去他创建的镇北堡影视城参观,大哥携我一起前往。

4月25日傍晚我们到达银川。张贤亮先生的助手马红英女士接待了我们,说张总正在由北京飞

银川的途中,让我们住在马缨花接待中心。中心极具西部风情,又很雅致舒适。刚吃过晚饭,随着一声“高平”,一位风度潇洒、面容清秀的戴眼镜先生飘然而至——张贤亮先生刚下飞机就来看我们了,足见他待人之热诚。

大哥常对我讲起他们西北的三位作家协会老主席:陕西的陈忠实、宁夏的张贤亮、甘肃的高平,三人友情甚笃。张贤亮和我大哥有相同的遭逢,又有相同的“右派劳改”经历,从青春年少到人至中年,二十多年间在西北地区饱经苦难。二人惺惺相惜,感情更近一层。

张贤亮的作品我大都拜读过,还多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和推荐。那晚,我们谈及小说背后更加撼人心魄的往事。说到那时的饥饿,他回忆起一段往事:劳改时饿得受不了了,他以外面会好些,就千方百计地要逃出去。终于逃到了兰州,他以为能要到些东西吃,谁知在兰州东边没讨到一口吃的,还不如在农场,于是他又回去了。一个队长可怜他,派给他拉白菜的活计。

这样,他可以吃到些白菜帮子,就这样挨过了一段可怕的岁月。他感恩那些在饥饿年代帮助过他的人,对他们有深的感情。他说,建影视城时,镇北堡有十七户人家,住在半窑洞式的破屋里,他给每户都盖了新房,还给了较丰厚的补偿,将他们安置好后,才在这里建起了影视城。

第二天参观影视城。远远看见那座月亮门,仿佛看到《红高粱》里的九儿走了出来;看到荒野和古城墙,《大话西游》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还有《牧马人》中秀芝住过的土屋。从外景地进入放映厅,墙上满布电视机,一百多部在此拍摄的影片同时放映。椅子的设计别出心裁,是由废弃的大车轮做腿,车板做椅面和靠背,尽显文人巧思雅趣。

最值得参观的是那个极具审美和文化底蕴的展厅。有一个厅摆放的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各种服饰,还有几双小脚尖头的绣花鞋。另一个大厅则摆满了明清雕花大床、条几、大师椅等,最炫目的是明清时期的雕花大橱,都是用紫檀等名贵木材做成的。有

一个大橱雕花十分考究,两扇门上各有一大块和田玉雕成的虎头,据说是和珅家的物品。张贤亮介绍说,这些奇巧精致的家具,原本在一个废品仓库里,都是散了架的一些木板,已经破旧不堪,他收购了过来,并以高薪请来能工巧匠,加以修复,才有了现在的精美。他以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化腐朽为神奇,保护了一批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我还见到两块极大的石块,上刻海水、太阳和龙的图案。他说这是圆明园的石阶,是在一个农民家里发现的,他买下来,花高额运费,用草绳包好,从北京运到银川。在宁夏农民家中,他发现盛猪食的大缸原来是西夏王宫防火用的水缸,也买回来加以保护。类似此类经他慧眼识别并以重金收购来的文物,数不胜数。

如今,看着张贤亮先生写给我的墨宝及与他在一起的合影,我难以相信他已离开人世。我深信,他的文学创作将在中国文学史上永放光彩:他抢救、保护的文物,更是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更相信,在天堂里,他依然拥有一片“绿化树”。

【人生边上】

黄金年代

□童卉欣

单位为住房公积金如何缴纳分成明显的两派,48岁以上的“中老派”和48岁以下的“少壮派”。48岁往上的人群,都赞成以最高比例缴纳公积金,反正钱存进自己的账户里,单位还按同等的数额缴纳另一半,缴得越多,自己今后可以领取支配的钱越多,按制度,除非买房,这钱退休后才能支取,他们离退休不远了;48岁的以下的人,正面临养孩子、买房子,过日子的现实问题,如果按最高数缴了公积金,每月拿到手的就几百块了,日子太紧巴,而他们离退休还有几十年,远水再甜也解不了近渴,所以他们要往低里缴。

领导给“少壮派”们“做工作”:60年代的人不容易,啥好事都没赶上,啥倒霉事都赶上了。就说老罗,十几岁该读书的时候,上山下乡了,没学到文化,回城后进厂当工人,后来赶上国企改制,买断下岗,好不容易进了咱单位,坐不了办公室,只能开车,后来公务员制度一严,逢进必考,转身份更甬想了,开了一辈子车,如今想过个宽裕点的晚年,这件事上,咱就多替他们考虑下。

“少壮派”不依——60年代的人不容易,咱们70年代的人就容易吗?高考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眼睛都读近视了,好容易熬到毕业,多少年都有的工作分配到咱们这儿就没了。如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少,赶上首批计划生育对象,都是421家庭,老的小的全靠我们……

80年代的小伙子们挤进来诉苦:我们都该三十而立了,如今的姑娘现实着呢,没房没车免谈婚嫁,父母催逼压力山大,房租水电日日看涨,公积金再给多扣,剩的这点工资还不够请女朋友喝茶的……

一时间,每代人晾晒自己的“不幸”成了热门话题。

记得我在索璞的书里读到一段话: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旧书虽念得不懂,还知道些;西书了解不深,总也接触过。没有赶上裹小脚、穿耳朵;长达半尺的高跟似的高跟鞋还未兴起。精神尚不贫乏,肉体不受虐待,经历更是非凡。抗战那一段体会了人的最高贵的精神、信念与坚忍;“文革”那一段阅尽了人的狠毒与可悲。我们的生活很丰富……

你要真的以为1928年出生的宗璞遇到的是黄金年代,那绝对是个误会。在抗战的艰难流离中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文革”中又经受了批斗带来的巨大羞辱和痛苦,她的很多同僚友人都都不堪那场浩劫之苦,自杀身亡。作家面对垂危的时代和命运,作出如许达观的解读,真的让人折服。

细思量,其实每个时代都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传神地描摹出了每个时代的面貌,所以狄氏的这段话才被奉为经典。

无所谓最好抑或最坏的时代,完全幸运或者万分不幸的一代,有的只是面对它时的万种姿态和心态。